



# 大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14 February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梅索尼先生 ..... (加蓬)  
嗣后：安达摩女士(副主席) ..... (泰国)  
嗣后：梅索尼先生(主席) ..... (加蓬)

## 目录

议程项目 60:《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项目中没有涉及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有关记录的印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之日  
后一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DC2-750, 2 United Nations Plaza)。

更正将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在届会结束后印发。

12-54187 X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60: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项目没有涉及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续)

1. **主席**说,按照委员会的惯例,请愿人将应邀在请愿人专席就座,并在发言后全部离席。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67/5)

2. **Scholte 女士**(防卫论坛基金会)说,联合国未能推进承诺已久的自决全民投票,使本组织要对一些悲惨情况负责。这导致持续的、有详细记录的侵犯撒哈拉人民人权的情况,成百上千的人因为和平地主张自决而被杀害或失踪。

3. 而且,将近 200 000 撒哈拉人自 1990 年代以来被迫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沙漠里的难民营,一整代成长过程中没有见过家乡。然而尽管条件艰难,撒哈拉人还是建立了自治共和国,得到非洲联盟和 70 多个国家承认,并设立了学校使他们成为非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民族。

4. 尽管遭到摩洛哥当局的残酷对待,撒哈拉人继续依靠非暴力宣传,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确的,相信联合国之类机构。他们还承诺遵守全民投票的任何结果。如果结果是独立,一个自由的西撒哈拉将成为所有民族的希望灯塔,知道通过和平手段和法治来解决冲突是可能的。

5. **Chapaux 先生**以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研究员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对于萨拉威人民可以采用一个有用的新概念——“社会灭绝”,就是说,对一个社会,除了侵犯其个别成员的人权之外,还系统地破坏其政治和社会结构以消灭这个社会。国际社会责无旁贷必须谴责占领国摩洛哥 40 年来系统地毁灭萨拉威社会的做法,摩洛哥在地方一级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和发表言论的权利,和他们建立国家治理全部人口和领土的能力。如果联合国容许摩洛哥境内的萨拉威人被迫放

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容许其余的萨拉威人永远生活中难民营里,那联合国就彻底失败了。

6. **David 先生**(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中心)说,在国际法院 1975 年咨询意见承认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以后,摩洛哥对该领土 37 年的占领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其非法性延伸到因占领而造成的所有行动,摩洛哥未得到萨拉威政府准许就开采西撒哈拉资源是非法的。因此,任何商业企业如从西撒哈拉土地或水域开采、出售或购买资源就是共谋偷窃,因而可由萨拉威当局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归还资源或赔偿损失,或提出刑事诉讼,控告盗窃或偷窃。各国应当警告其商业企业未经萨拉威当局同意就经营业务所冒的法律风险。

7. **Galand 先生**(欧洲支持撒哈拉人民协调委员会)代表支持萨拉威人民合法事业的 300 个委员会、友好城市和议员团体发言,他说,自从 36 年前摩洛哥军队推进之前萨拉威人首次逃向廷杜夫时起,他一直关注萨拉威人的独立斗争,当时他作为比利时乐施会会长的作用是安排援助难民人口。

8. 联合国在萨拉威难民中确认选民身份,准备举行自决全民投票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摩洛哥阻挡了全民投票。同样值得称赞的是,许多联合国机构和欧洲联盟向难民提供了物质援助,阿尔及利亚也为难民提供了生活空间。

9. 委员会的目的是加快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它有义务呼吁大会把答应的全民投票,在等待 22 年之后,付诸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联合国有关义务按照非洲联盟的榜样,承认人民建立的阿拉伯萨拉威民主共和国。

10. **Koliopolous 先生**以希腊雅典派迪昂大学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摩洛哥关于撒哈拉地区自治地位的倡议保证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以及通过普遍投票权和保护妇女权利,进行民主治理。而且,摩洛哥的提议还附带表示愿意全面大赦政治反对派。

11. 考虑到摩洛哥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应可排除对摩洛哥提议是否真诚的任何怀疑。改革从 1990 年代初期加强司法独立性开始，然后进行了国际公认自由化公平的议会选举，并由全民投票核准新宪法加以证实。改革进程的顶峰是分权到地区，构成国家结构的现代化，目的是使决策中心更靠近人民。

12. 对西撒哈拉来说，要选择的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最佳状况，即以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方式，为了整个马格里布的利益，按照民主路线解决冲突，还是并非最佳状况，即摩洛哥撒哈拉将享受高度自治的好处，但承受对这种解决办法抱有敌意的势力的压力，同时廷杜夫营地内的撒哈拉人继续受苦受难，马格里布仍然不稳定。

13. 副主席安达摩女士(泰国)代行主席职务。

14. Rosemar ine 先生以国际律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提请注意过去 13 年摩洛哥在人权方面的深刻改变。该国最基本的人权文件，新《宪法》，已经在 2011 年全民投票中得到民众欢迎。《宪法》的一个闪亮的优点是热烈拥抱该王国的所有族群。摩洛哥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在适合的地区实行自治。

15. 摩洛哥新《宪法》的条款保障开明的现代人权宣言所应有的主要自由，同时考虑到宗教的要求和当地的期望。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摩洛哥最近的进展是实际的。摩洛哥在关于撒哈拉地区自治的倡议中向所有撒哈拉人保证他们会在该地区的机关和机构中发挥带头作用，没有任何歧视。

16. Lecoq 先生(法国 Gonfreville l' Orcher 市长)代表阿拉伯萨拉威民主共和国之友协会并以前议会成员的身份发言，他说，他坚决致力于萨拉威人的事业，1993 年他担任市长的城市同 J' Refia 营地的代表结成了友好关系更加强了他的决心。

17. 2010 年，作为对摩洛哥侵犯他们权利的象征性和平抗议，几千名萨拉威人离开欧云城到 Gdim Izik 去设立营地。很快摩洛哥军队就使用暴力拆除营地。随后进行任意逮捕，包括逮捕现在将要被特别军事法庭

审判的 24 名抗议者，尽管他们是平民。迄今为止，摩洛哥当局没有答复对这种暴行进行调查的请求。

18. 许多政府与摩洛哥有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以至于虽然在理论上赞同联合国支持自决的决议，但实际上支持摩洛哥的立场。几年来，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和许多关心的政府都要求延长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使它能够监测人权情况。摩洛哥，迄今为止得到法国支持，却强烈反对这种想法。结束冲突对萨拉威人和摩洛哥人民都大有好处，双方的合法性和自由将有助于非洲这个地区的稳定。

19. Margelletti 先生(意大利国际研究中心)说，北非和萨赫勒无可否认面临比过去更危险的、威胁到整个区域的安全挑战，包括恐怖主义、绑架、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贩运。欧洲的经验表明，共同的问题只能用共同的办法来解决，而且这种协作绝不能受到始终不变的各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的妨碍。

20. 由于目前困扰该区域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部落社区脱离中央政府的分裂要求，使上述新的安全威胁找到肥沃的土壤，必须先化解这些问题，各个不同国家才能开始协作。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保障这些少数民族独特文化权利的唯一方法是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治。好处不仅是每个国家更大的发展机会，而且是整个区域的稳定，因为这种改革会缩小最新威胁的活动空间，同时既不损害国家的中央权力，又不损害部落社区的身份认同。

21. Laghzal 先生(摩洛哥全国人权理事会)说，在他看来，撒哈拉地区一向属于摩洛哥；其前途在于，在摩洛哥范围内，当地居民和廷杜夫难民实行自决。侵犯人权过去在摩洛哥是个问题——他本人就坐过几年监牢——但是已经设立了和解委员会以确保受害者得到赔偿，在南部各省做得不比该国其他地方差，民间社会组织参加了委员会的组成工作。国家人权理事会在撒哈拉的两个分部现已展开工作——他是一个分部的成员——使当地居民能够参加，国家扮演次

要角色，定期发布人权情况报告，以促进和保护人权。非政府组织访问过该国南部，但拒绝会见他这个人权活跃人士，这显示出他们的成见和偏见。

22. **Khaya 先生** (摩洛哥布吉多省开放社会、文化和体育协会) 说，在过去十年里，摩洛哥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了珍视人权的新《宪法》。还设立了新的机构，以维护人权和确保以往的过分为不再发生。

23. 身为南部省份的撒哈拉人，他完全有资格证明人权在摩洛哥已是日常的现实，在南部不比北部差。有些自称的人权组织，发现无法否认摩洛哥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竟然指称人权在该国北部得到保护，但在南部没有。这是对国际社会智力的侮辱。南部各省同廷杜夫营地相反，不是被有刺铁丝网包围的营地，而是四面开放的广阔地区。

24. **Stame Cervone 女士** (国际基督教民主妇女组织) 再次提到 廷杜夫营地日益恶化的情况，她说，营地内的人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武装民兵的控制下生活在地狱般的沙漠里，如果不给予他们自由，则局势可能当着阿尔及利亚当局的面爆发，并在整个马格里布区域放火，因为阿尔及利亚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鼓励分裂分子在邻国制造紧张以图削弱邻国。

25. 明显令人关切的是，廷杜夫是世界上唯一国家政府拒绝准许进行人口普查和登记的难民营，根据国际法它有义务准许。明显令人关切的是，某些调查情况的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偏袒，对波利萨里奥阵线在营地内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一言不发。廷杜夫没有安全的证据是，一个武装匪帮把三名欧洲人绑架到马里北部。对阿尔及利亚当局，她回顾谚语说，玩火者必自焚。

26. **El Moctar 先生** 以马里人的个人身份发言，马里这个国家曾被占领并被分裂分子分成两半，他说，马里的经验对西撒哈拉问题是合适的。摩洛哥同分裂分子周旋了 35 年，并敢于提议让撒哈拉省份自治，安全理事会连续 7 个决议认为这一倡议是认真、可信的。

27. 他提请注意在萨赫勒地区恐怖分子团伙、分离主义运动和跨界犯罪之间的危险联系。过去一年，利比亚政权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使得控制萨赫勒地区更加困难，因而加剧了对该地区的威胁。游客、援助工作者和外交人员都被绑架索赎，危及全球安全。

28. 摩洛哥已同邻国、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加强合作，是该区域促进和平与安全，抵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的主要力量。摩洛哥堪为典范的努力应该是解决西撒哈拉争端的基础，这一争端破坏了区域稳定、妨碍了投资，危害了发展和减贫努力。

29. **Daha 先生** (摩洛哥南部各省发展机构) 说，与所谓摩洛哥窃取撒哈拉区域自然资源的恶意指控相反，他所属的发展机构事实上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广大地区大力推可持续发展政策。可以举两种资源，水和磷酸盐为例。

30. 水在干旱的撒哈拉各省是稀缺资源。的确，该区域地下有大量的地下水，但那是需要保护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摩洛哥转向海水淡化，建造了非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也是世界最大的之一，以便向欧云市供水。由于这些耗资巨大的努力，撒哈拉各省的饮用水连通率接近 100%。

31. 而且，撒哈拉各省的磷酸盐储量仅占摩洛哥总储量的 1.9%，撒哈拉磷酸盐开采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 8%，但是为该地区居民创造了几千个工作机会。

32. **Thomas 女士** 以纽约市律师协会联合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她所属的委员会审查了支持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存在的每一项论据，结论是摩洛哥不能根据它同该领土被西班牙殖民以前曾有的任何历史关系而主张对该领土的法律权利。国际法院 1975 年对按摩洛哥请求提出的案件所作裁决已清楚确定了这一点。而且，西班牙同意撤出该领土并许可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加以占领的 1975 年协定，不构成任何法律权利主张的理由。尽管摩洛哥已占领西撒哈拉 30 多年，联合国、非洲联盟或任何个别国家都没有承认摩洛哥的声索是合理的。就连主张摩洛哥

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直接会谈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都始终支持萨拉威人的自决权。

33. 委员会本身的结论是，根据国际法符合自决权的备选办法应包括三个程序：执行原始的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 1991 年《解决计划》；执行前秘书长个人特使詹姆斯·贝克提出的《和平计划》，其中规定了独立选项；或由联合国主持关于政治解决的谈判，先决条件包括要求列入所有自决选项，和定出这种谈判的时间表，到时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则举行列所有选项的全民投票。

34. **Castro Moreno 先生** (声援撒哈拉协会全国协调委员会) 说，他所属的组织是西班牙这种声援运动中最大的一个，赞同联合国的《解决计划》，认为是西撒哈拉长期冲突的唯一出路。重要的是考虑到廷杜夫难民营内萨拉威人的日常苦难，缺医少药，粮食短缺。萨拉威年轻人成长过程少有机会发展独立的生活和前途，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会认为恢复战争是唯一的选择。

35. 与流亡者的痛苦平行的是，被摩洛哥军事占领的领土的情况，摩洛哥采取酷刑和恫吓战略来镇压萨拉威个人或集体的反抗，这等于种族灭绝。罗伯特·肯尼迪正义与人权中心和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最近访问该领土时都确认在被占领领土天天发生系统的官方镇压和暴行。

36. 与此同时，摩洛哥政府掠夺自然资源，并在就业机会和职业升迁方面区别对待萨拉威居民和摩洛哥移居者，使萨拉威人在自己国家成为二等公民。

37. 他所属组织要求在西撒特派团内设立一个人权保护机制，并使特派团能够履行其首要任务：组织萨拉威人民的自决全民投票。它要求秘书长紧急干预，结束摩洛哥当局对手无寸铁的萨拉威居民干出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并制止将萨拉威政治犯不公正地判刑的装样子的审判。

38. 令人愤慨的是，自由和博爱的摇篮—法国居然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拒绝萨拉威人民的人权。如果

没有别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必须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转向第七章以强制解决。摩洛哥必须释放它拘押的所有萨拉威政治犯，澄清数百名失踪萨拉威人的情况，并拆除隔离了萨拉威人民 30 多年的“耻辱墙”。

39. **Solana 女士** 以个人身份发言，她说，作为她在多伦多大学博士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她在廷杜夫难民营生活了一年多。波利萨里奥阵线非常努力地培训和教育其流亡人民。在营地成长的萨拉威人包括教师、医生、护士、工程师、历史学家和诗人，营地内充满着暂时搁置的知识和智慧。

40. 联合国在西撒哈拉维持的是冷漠中立的“和平”，同时，几十万人仍然生活中难民营内，2 000 公里军事墙仍然分割该领土，成百上千个家庭仍然离散，萨拉威政治犯经常被非法判刑，惨遭酷刑。联合国蓝盔对这一切暴力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缄口不言，到底是怎么“维持和平”的？

41. 即使联合国在营地内萨拉威青年中丧尽威信，新生的世代仍然同他们的父母一样热衷于国家独立，努力奋斗夺回他们被偷走的前途、梦想和愿望。

42. **梅索尼先生 (加蓬)** 恢复主持会议。

43. **Abello Moreno 先生** 以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提请注意摩洛哥王国的政治发展。采取逐步民主改革的途经，同时鼓励发展和促进教育与社会进步。领导人努力保障人权，建立法治。摩洛哥是唯一设立了正义与和解机构的阿拉伯国家。他看到 2011 年 7 月全民投票的有序进展，从而使新《宪法》以大比例支持获得通过，建立分权制度，促进权力下放，并保证男女平等，同时禁止酷刑和不人道待遇、任意拘留和被迫失踪。在一个宗教影响横亘几千年的国家，大多数政党都支持民主进程。这些重大变化是在和平气氛下发生的，2011 年 11 月的选举圆满顺利。

44. 由于该区域有潜在的爆炸性局势，并受到多种威胁环伺，住在营地的撒哈拉人应当回到摩洛哥，他们的祖国，以期参加促进人类发展、建立民主和促进人权的国家努力。作为摩洛哥领土的一部分，西撒哈拉

必须充分融入，以便其人口享有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好处。

45. **Jensen 先生**以前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冲突各方起初的立场是僵硬和不相容的。摩洛哥认为西撒哈拉是人为分隔一个地区部落人民的殖民地，摩洛哥对这个地区有历史权利，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则坚持在西班牙离开之前和之后已演变出独特的西撒哈拉人身份，超越了传统部落附属的历史联系。

46. 由于对谁可以促进全民投票的立场不可调和，原始的《解决计划》只凸出了分歧，因而有必要考虑其他办法。1996年他得以安排在日内瓦秘密碰头，筹备由摩洛哥王储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高级代表团在拉巴特讨论是否可能谈判出折中办法，折中办法具体排除直截了当合并的一个极端和完全独立的另一极端：简单说，就是区域自治。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或许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哈桑国王和波利萨里奥阵线起先都审慎地表示兴趣，但后来立场再次变得强硬。

47. 安全理事会强加一个解决办法的努力一直遭到断然拒绝，于是安理会呼吁当事各方自己设法谈判出彼此接受的协议。然后摩洛哥提出了自治提议，安理会认为提议是认真、切合实际和可信的，摩洛哥推进民主和强调人权的新《宪法》更加强了这种看法。区域自治不可避免是一种折中办法，但可以说是最切合实际，或许也是唯一的解决冲突的希望。自治区可以有效地容许在政治稳定的背景下表达独特的身份。西撒哈拉人民将对谈判出的任何条件在自决全民投票中作出最后决定。

48.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达成解决。北非各地发生的事件导致主要是青年的人口提高了愿望，而动荡不定的条件正适合恐怖主义。西撒哈拉争端仍然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加强合作的主要障碍，解决这一争端将大有利于整个马格里布的经济前景和就业机会。解决争端也是抵制恐怖分子渗入整个区域的主要因素，这是全球关注的问题。

49. **Assor 先生** (萨里三信仰论坛)说，为了人类的体面，委员会必须把男人、妇女和儿童从几十年的恶劣条件下解救出来，释放被拘留在廷杜夫营地内的人。他们的狱卒可能把他们称为难民，但他们是被居留者，不能用脚投票。他们是那些否认摩洛哥千年来对西撒哈拉不容置疑的权利的人所制造的不公平冲突的受害者。

50. 摩洛哥坚定不移地愿意在安全理事会一再确认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谈判。它致力于其自治提议，国际社会认定这一提议是认真、切合实际和可信的，唯一例外是那些从欺骗性地管理不人道、非法的拘留营而得利的人。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公平解决人为争端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危害直到萨赫勒的整个区域，在该地区目前存在的混乱情况下会造成可以预测的后果。

51. **Bouaida 女士**以撒哈拉人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委员会应该问几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关于西撒哈拉的各种报告和声明都避而不谈阿尔及利亚境内廷杜夫营地的法律地位；为什么波利萨里奥阵线拒绝准许对营内难民进行登记和身份查验；为什么没有谈到营内高度危险的军事化，或侵犯人权情况或妇女权利情况。为什么没有谈到盗用人道主义供应品的情况？也不提阿尔及利亚在区域冲突中的直接作用和责任？

52. 思考这些问题，她本人得出各种结论。撒哈拉被拘留者和难民是受害者。冲突的关键是阿尔及利亚，该国对区域霸权和它要发挥的作用有特殊的概念。重要的是从更宽广的角度而不是局部角度看待这一时代错误的冲突。重要的是注视安全方面问题：威胁该区域的武器贩运、恐怖主义团体和严重的绑架行动。重要的是考虑冲突发生的地区，和北非与萨赫勒的战略联系。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巩固和建设该区域，而不是分裂该区域。

53. 摩洛哥通过非凡的努力实现了民主。它为撒哈拉区域提出了可信的自治计划，撒哈拉历史上是该国的一部分。应当讨论这个计划，并用这个计划作为建设性解决办法的基础。

54. **Haouideg 先生** (地区分权和韦德-埃达哈-拉古拉协会) 说, 摩洛哥提出过无数旨在解决西撒哈拉人为冲突的倡议, 包括提议让其撒哈拉区域自治。这一提议得到世界许多国家首都的称赞, 但被阿尔及利亚拒绝, 阿尔及利亚希望看到西撒哈拉独立, 由它控制, 从而取得通往大西洋的出口。

55. 同时, 摩洛哥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和广泛分权到地区的项目, 给予地区理事会广泛的权力和资源。撒哈拉各省是在该项地区倡议的最前列。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 解决仍然遥不可及。正是他们对目前困扰非洲西北角, 尤其是萨赫勒和西撒哈拉的问题负责。他们应该当心, 玩火自焚, 自作自受。

56. **Bahai joub 女士** (保护家庭组织) 说, 廷杜夫营地内的人不是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 1951 年公约所界定的难民, 因为作为真正的撒哈拉人他们被欢迎回到摩洛哥, 就像逃出该营地, 不顾地雷危险而越过边界的那几个人一样。在该营地, 基本人权受到忽视和侵犯, 家庭成员被隔离, 没有行动自由。

57. 营地内的儿童和青年特别易受伤害, 他们的人数不明, 尽管联合国机构屡次要求进行人口普查。整个萨赫勒区域充满不安全, 自利比亚政权垮台以来绑架、走私和军火泛滥更加恶化。这些罪行, 再加上撒哈拉山区伊斯兰团体的威胁, 已威胁到邻国的稳定。相形之下, 摩洛哥是稳定的, 而且有很强的经济基础, 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看到的那样。摩洛哥已取得巨大进展, 新《宪法》容许充分参加自治、民主选出的区域议会。前途最佳道路是摩洛哥的撒哈拉区域自治计划。

58. **Sibba 女士** (全国捍卫和保护国家神圣价值联盟) 说, 她来自摩洛哥的撒哈拉省份, 她在那里的生活安全而和平。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些省份特别活跃, 帮助国家那个地区的进步, 并确保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此外, 它们协助保卫摩洛哥的领土统一, 对抗国家内外敌人散布的谎言。它们的工作需要民主, 民主得到国家的保护, 也需要政治稳定, 这有一部分是国际社会和撒哈拉争端各方的责任。摩洛哥提议的自治

项目是会得到所有有关方面尊重的解决办法, 能确保该区域的稳定。

59. **Warburg 女士** (人人自由组织) 说, 人人自由组织关切波利萨里奥阵线管理的阿尔及利亚廷杜夫营地内情况日益恶化, 在那里 65 000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强迫拘留, 基本人权被剥夺。廷杜夫遍布恐惧和恫吓, 但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抗日益增长。全年不断发生示威, 要求改善社会和经济情况, 并要求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摩洛哥的自治提议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60. 安全理事会已再次要求廷杜夫营地进行人口普查, 因为关于难民的人数、组成和需要没有准确的数据。尽管慷慨提供国际援助, 难民仍然食不果腹, 妇女和年轻儿童严重贫血。在分发援助方面始终存在问题, 许多援助物品在送达难民之前被盗用, 危害难民的健康, 并造成黑市经济, 为整个区域和非洲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政治极端分子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

61. 马格里布的动乱和马里与萨赫勒的混乱, 加上大量武器和众多的武装团体, 威胁到北非、萨赫勒和欧洲, 但最严重、最直接的是威胁到廷杜夫居民。营地内有许多年轻、失业的萨拉威人, 据报有些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也串通一气, 给极端主义和犯罪分子招募人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应对逐步升级的危险, 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已于 2012 年 7 月从廷杜夫撤出所有国民。

62. 除了给予撒哈拉人自治, 摩洛哥的计划还会提供区域稳定, 并促进整个马格里布的经济。这会改善安全, 并摧毁该区域罪犯、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网络。这会保障人权和民主, 使所有撒哈拉人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 并让他们在被迫分离几十年后与家人重新团聚。

63. **Santosa 先生** 以国立雅加达伊斯兰大学解决国际冲突讲师的个人身份发言, 他说, 印度尼西亚以民主方式通过给予某些地区自治地位来解决分离主义问题, 这可以作为结束西撒哈拉争端的有用模式。摩洛哥事实上提议给予撒哈拉区域自治。这是自 2007 年

中就该有争议领土恢复谈判以来提出的唯一提议，一般承认这是最可行的解决办法。摩洛哥能够提议特别自治是因为它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努力确保所有人民的幸福和繁荣。

64. 同时，另一方则未能表示愿意以民主方式结束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廷杜夫营地内的人生活在残酷的不民主情况下，得不到基本人权、行动自由、足够的食物和医疗照顾、免受军事人员虐待的保护。最近有可靠的报道说，营地内存在恫吓、惩罚和酷刑，以及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层盗用国际组织捐赠的食物和药品，拿到撒哈拉周围其他国家去出售，有些成员同萨赫勒的恐怖分子团体有牵连。国际社会有义务给予住在廷杜夫的人体验摩洛哥民主的机会。

65. **Rosas-Moscoso** 先生以秘鲁一家大学历史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摩洛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代，使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权利无可置疑。它一向是个单一国家，包括撒哈拉和热带地区，延伸到大西洋。北方的定居农民和南方的游牧民族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彼此互补。作为一个国家抵抗了伊比利亚的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推进。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的北方才丧失南方游牧文化的同情，但两者仍然是王国的组成部分。

66. 37 年来摩洛哥耐心地试图使其对西撒哈拉的权利得到承认。与此同时局势有了根本改变，政治和经济融合是当前现实的一部分。摩洛哥提出自治提议以解决当前对控制撒哈拉区域的僵局。这将满足撒哈拉人的自决权，所有其余问题都是人为的，缺乏历史基础，是主要角色，摩洛哥王国和西撒哈拉人民，以外的外来势力制造出的问题。

67. **Gookin** 先生以纽约大学艺术为人权服务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要求在领土的所有部分保护萨拉威人民的人权，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国际法院的裁决：西撒哈拉应该非殖民化，并要求联合国执行其准许萨拉威人进行自决投票的决议。

68. 媒体很少报道这一冲突，因为缺乏知识所以没有行动。而且，出现的报道往往情报错误或虚假不实，就像委员会过去两次会议上的许多发言那样。为了更好地认识非洲最后的一块殖民地，他曾前往被占领领土和各营地，在那里同打过仗的人、跨越沙漠时遭到摩洛哥军队攻击的人、或家庭成员落入摩洛哥安全部队之手而失踪的人谈话，或听取从出生至今一直是难民的年轻萨拉威人的故事。他钦佩所有这些人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坚韧，但感到震惊的是国际社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看不到头，让一个特定种族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耻地持续下去，这完全违背联合国的根本宗旨。

69. 他在那里的时候有 20 000 名萨拉威人在 Gdim Izik 和平集会，抗议被占领领土的恶劣生活条件，他看到摩洛哥安全部队不断升级的暴力。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西撒特派团是唯一无权监测侵犯人权情况的联合国特派团。他呼吁联合国在该特派团的任务中增加一个人权部分，作为走向不仅承认萨拉威人的自决权，而且承认他们的人性和他们像自由世界所有其他人一样生活的权利的一步。

70. **Kahn** 女士以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她曾在廷杜夫 5 个难民营同每一个营地的家庭一起生活。她看到萨拉威妇女发挥作用，成为营地家庭、公民和文化生活每个方面的中心，成为生计的来源，成为在不可能的条件下传统和延续性的守护者。她还了解了萨拉威难民如何在荒凉的沙漠里建设流亡社会，建成教育和文化基础结构，识字率达到 99%，1976 年还起草了一部流亡宪法。

71. 她认识到萨拉威人的集体目标是返回家园，自 1975 年摩洛哥绿色进军开始，他们就被非法、暴力地逐离家园。营地内每个居民都有家人生活在目前被摩洛哥占领的领土上。因为联合国在那里没有制定人道主义任务，萨拉威人亲属的和平示威遭到摩洛哥有系统的暴力野蛮镇压。萨拉威人说，领土内发生太多强奸、酷刑或恣意杀害的事件了。然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什么？保持沉默，袖手旁观，等于是默示同意。



72. 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极分化造成的僵局要为西撒哈拉维持殖民地地位负责。她衷心希望文明的原则能够得胜，联合国能履行 1991 年对西撒哈拉人民的承诺：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举行全民投票。

73. **Ismaili 先生**以撒哈拉人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几十年来撒哈拉人被关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营地。他们据称是难民，但没有一个人持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颁发的证明难民地位的证件，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营地，除非逃跑。他们没有护照，不能返回原籍国；的确，如果他们企图返回就会被审判和监禁。他们也没有自由说任何违反以铁腕统治廷杜夫营地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层意愿的话，这从他的亲兄弟，Mustapha Salma Ould Sidi Mouloud，和最近其他人的命运就可明显看出。

74.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联合国；按照《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宣言》，人人责无旁贷。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撒哈拉人民来说是个外来组织，是阿尔及利亚制造的。他呼吁世界人民帮助撒哈拉人推翻其压迫。

75. **Gianassi 先生**(塞斯托菲奥伦蒂诺市长)说，他的城市自 1984 年起就与撒哈拉的马赫贝斯市结成友好城市。塞斯托菲奥伦蒂诺一向完全支持萨拉威人民的自决权，以便非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终于能够独立自主。

76. 他在西撒哈拉首都欧云短暂停留期间看到摩洛哥军队和警察对该领土的广泛控制，街道和方场持续受到监视。他是在 Gdim Izik 镇压悲惨事件之后一天访问该国，看到了撤出的后果。他收集了目击证人关于 100 多名示威者被拘留情况的证据，和辩护律师为寻求核准正当法律程序而自己陷入的困难处境。他所看到和谴责的情况得到罗伯特·肯尼迪正义与人权中心为调查侵犯人权情况而访问该领土后的报告充分证实。

77. 他还会见了来自西撒哈拉的许多难民，他们身上带着摩洛哥警察酷刑和暴力留下的伤疤，许多萨拉威

人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营地：妇女、儿童和男人，由于难民署和支持他们事业的机构施以援手他们才得以幸存，将近 40 年来他们被剥夺了在自己国家自由生活的权利。

78. **Maoulainine 女士**以摩洛哥撒哈拉人权活跃人士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儿时她同家人生活中廷杜夫营地的困难条件下，她要证明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层在那里系统地侵犯人权。她亲眼看到她的父亲被严刑拷打，她被迫离家 16 年，借口是出国学习。回到廷杜夫时，她震惊地发现同样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仍然在虐待营地内的监犯而不受惩罚，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和特务是同谋共犯。

79. 现在住在摩洛哥撒哈拉，并决心揭露营地内侵犯人权的真相，她曾在肯尼迪中心代表团 2012 年 8 月访问该国时试图取得联系，但代表团拒绝听她说话，明显表现出偏袒波利萨里奥阵线和访问的政治性质。后来，肯尼迪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人权在摩洛哥南部省份实施的特别制度下受到侵犯。正相反，她可以证明撒哈拉区域是完全开放的，具有现代基础结构，全部人口享有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摩洛哥比波利萨里奥阵线推出的所有谎言更强大，它的力量主要在于其内部行政、坚实的民主制度和正义的事业。

80. 她呼吁国际组织更公平和不偏不倚地审查西撒哈拉问题，同时要求她在廷杜夫营地的朋友和亲属接受提议的摩洛哥境内所有撒哈拉人广泛自治的解决办法。

81. **Aabadi la 先生**(达赫拉 Arrai 协会)说，他被迫生活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的营地许多年，现在已回家和平地住在摩洛哥撒哈拉，他曾亲眼看到波利萨里奥阵线如何操弄人权问题以赢得公众同情。认识到在目前国际背景下不能以军事力量实现其目的，它利用摩洛哥的民主条件把战场搬到摩洛哥南部省份，在那里设立分离主义小组，伪装成人权非政府组织。在挑起 Gdim Izik 悲剧之后，分裂分子想要为他们的目标赢得最大的国际支持，就在西班牙电视上发布血淋淋的尸体照片，声称是摩洛哥暴行的受害者。但是，很

快就被揭发这些照片是卡萨布兰卡家庭暴力罪行受害者的照片，那个电视频道被命令为其不负责的新闻报道支付赔偿。波利萨里奥阵线分裂分子这样无视真相是危险的。连同在廷杜夫营地和萨赫勒制造的动乱，他们的行动威胁到摩洛哥南部的和平与稳定。这应该唤起所有像他一样相信摩洛哥的自治计划是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最佳办法的撒哈拉人采取行动。

82. **Basinet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她说，近来人们倾向于考虑该给边缘群体多少照顾和支持。就萨拉威人民的情况来说，这是委员会必须决定的，她要求委员会在就萨拉威人民的命运、自决和安全作出决定时表现出同情。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